

景明刻本古今逸史

皇朝通志卷之六

七

吳越春秋三卷

漢 趙曄 撰

明 吳琯 校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

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

北伐齊齊使大夫高

氏

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

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

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

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

師即還

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吳子傳來復微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

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一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

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爲夫差十二年與此

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

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聽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由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

鮑氏而還

鮑氏鮑叔也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氏欲以避吳禍

太宰嚭既與子

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爲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

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

鮑叔

牙晏

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

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

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

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

史記子貢傳作田常

因謂曰夫魯者難

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

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
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
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
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
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
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
墮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
爲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
犯子貢傳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
作主遽作卻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卻與隙同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
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必矣今君悉四
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
無疆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
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
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
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
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
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
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

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

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

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

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卽誅之三年使歸夫

越君賢王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

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

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

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

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

越絕因居作困

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

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

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

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

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

處字不通越絕作
弔君故來與下文

弔字
相應

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今大

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

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

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聞之

子貢傳聞之
作先聞者是

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

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

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

國語
作是

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

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

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

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

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

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

幾乎

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

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

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

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

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

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

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爲魚鼈

國語鼈下有餌字

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

敬兄此孤之歿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

越絕

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

不聽雅音旣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

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

臂

越絕作整襟交臂

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歿肝腦塗地者

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

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
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
存亾國舉國語舉作興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

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
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作息大臣

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
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
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
內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

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

子貢傳馬作矛

二子

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

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

魚鼈

越絕鼈下有餌字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

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

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

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

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

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

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歿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

之子貢曰修兵伏卒

子貢傳伏作休

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

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

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

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

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

鑿

音歷鬲屬

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鑿

音吳刀名

鋸

鋸山出金作刀可切玉

殖吾宮墻流水湯湯

音商流貌

越吾宮堂後

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

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

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大王

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
朝諸侯也兩鍤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
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
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
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
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
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
弟越絕長城公弟
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
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
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

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
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
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
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亾非但自
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
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
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
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
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
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